

這座城市迎來了一年一度的萬聖嘉年華，全部人都盛裝打扮去街上遊蕩，各種妖魔鬼怪、奇形異種的生物在街上歡慶。

狼人跟吸血鬼坐在露天的桌子邊喝著啤酒，魁武的牛頭跟馬面在扳手腕，小小的南瓜傑克和白幽靈嘻笑著穿梭在人群中。

來自不同地方的惡魔和鬼怪聚在一起愉悅地玩耍，彼此相處融洽，拍著手看無頭騎士和薔薇夫人跳一曲華爾滋，大家尖叫著跳進去一起舞動，禮服的裙襬旋轉又旋轉，像一朵朵絢麗的花朵綻放。

旁邊的攤販賣著熱食和酒，還有手工的點心和飾品，女孩子們聚在一起，吃著甜食，桌上擺放蒐集來的寶石和飾品，她們輕輕笑著，羽毛面具遮掩了半臉，紅艷的唇彎起勾人的弧度。

漠從鐵面具往外看就是如此荒唐的一幕。

吸血鬼、混血、人類，一個個披著偽裝混入人群，大聲地歡呼，興奮地伸出獠牙和舌頭，舉起雙手舞動、尖叫著加入慶典。

因為今日是萬聖嘉年華，所以就算露出了真身也不怕被人類看，整個城鎮群魔亂舞，誰會懷疑身邊的吸血鬼的尖牙露出來向著自己，真的是吸血鬼嗎？

漠提著血淋淋帶有鏽斑的大砍刀，默默地站在廣場一角，他的周圍清出了一小塊空間，在這大家都很開心的氛圍中，他硬是切開了自己的安靜空間，令其他人不由自主地繞開。

空氣中混雜太多味道，漠能聞出旁邊一百公尺有兩個吸血鬼帶著一個喝醉的人類準備往暗巷走，他握著刀走過去，然後在他們彎進去之前，大刀插入了牆壁堵住了路。

「你、你幹嘛！」

兩名吸血鬼抖了抖，回頭看到一個屠夫帶著鐵面具，他裸著上身，只穿一件長圍裙，手上隨便纏著布條，一雙深黑的雨鞋。全身上下都有個共同點，就是帶著新鮮或者乾涸的血跡。而且這把刀上的鮮血看起來濃稠暗紅，一聞發現血的味道快要乾涸，可以推斷是不久之前真的插進誰的身體再拔出來，而不是隨便抹上的顏色。

「我們只是帶朋友去旁邊休息……」

其中一個試圖解釋，但鐵面具沒反應，他就靜靜地不動，兩個吸血鬼發覺自己可能是遇到知曉他們身分的人——這時候會來阻止他們的就只有夜巡者協會。

比較衝動的那個亮出獠牙就想上去教訓，但一動，鐵面具裡一雙眼看了過來，漆黑無光的雙眸讓人感覺到沉悶的壓力襲來。他們頓時背後發冷，放下人類後慢慢地往後退，退到陰影後隱形離開。

漠抽回刀，確認周圍沒有那兩個吸血鬼的味道後把醉鬼往外拖，打了個暗示後就讓負責善後的小組把人類帶走，然後他站回原處，繼續看著人群。

夜巡者協會今天就是怕有吸血鬼趁著萬聖嘉年華偷襲人類，所以他們也裝扮各種模樣混進了人群裡，到處巡邏跟監視，避免玩瘋的吸血鬼做出蠢事，讓人發現吸血鬼的存在。

也因為這樣，到處都有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為發生，不管是人還是吸血鬼，都被各自的執法單位抓走帶出去。畢竟在這樣的氣氛下，大家只想著歡慶和玩樂，沒有人在乎身邊的是誰，防備心低。

「那兩個蠢貨出了巷口還想犯，馬上被抓。白癡嗎？」

莫爾的聲音突然出現，漠往旁邊挪了挪，自動拉開一個距離，提防莫爾靠過來。但他料想錯了，莫爾直接站到他的前面，把鐵面具掀開，然後親了一口。

「幹嘛把臉遮住？」

漠皺著眉把面具從莫爾的手裡搶過，戴回原處，面具底下翻了個白眼。

莫爾伸手攬住漠的腰，他能從面具的雙眼位置看到漠嫌棄的眼神，肯定在說這面具就是為了擋他用的，不過哪有什麼用呢。

「你剛換好衣服就跑出來，我還沒看夠欸。」莫爾靠著漠的耳邊低喃，手從腰往上摸到背後，摸到一片光裸的背。「我突然有點後悔讓你穿這件。」

漠翻了個白眼，他本來想說「屠夫」的角色形象，勾不起莫爾的注意。莫爾也的確對他沒有「性趣」只是覺得扮裝好玩，還想讓漠試試科學怪人，畢竟角色形象都面無表情，扮起來肯定像。

漠拒絕當娃娃，拿了屠夫的衣服打算趕快換一換出去巡邏，莫爾馬上湊過來「親手」幫他，還讓他「乖乖」配合。漠的表情已經可以是黑得滴水，想要拿旁邊的大砍刀把莫爾砍對半。

但他只能心裡想想，歪著脖頸在家裡任莫爾胡鬧了一小時才出門。

莫爾把漠困在牆邊，後面的人群沒有特別注意這邊，事實上街上很多角落或是人群裡，大家藉著氣氛跟酒，各種胡來。

漠是這麼覺得，但他們比他想的還要吸引人的目光。

兩個高大的男子，一個戴著面具看不到臉，他手拿大砍刀，身上濺滿鮮紅與深褐色的血跡，看起來是血腥冷酷的屠夫，令小孩害怕顫抖；另一個穿著整齊的執事服，戴著白手套，馬尾用紅色絲帶綁起，俊美的側臉帶著一點邪氣。

不同氣質和裝扮的兩名俊男緊貼在一起，曖昧的氣氛圍繞在周圍，有人餘光瞄到執事的白手套伸到了屠夫的背後，屠夫僵住掙扎了一下，撇開頭像是在隱忍什麼，偷窺者不禁多喝了幾口酒水降降溫。

唉呀、這一對看起來有點情色的味道，看他們調情看得讓人難耐。

後背被來回摩娑，漠按著莫爾的一隻手想制止，他卻準確地按在腰上的一塊軟肉，讓他動彈不得。莫爾靠著他的肩膀，嘀咕著街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漠的半裸體，想想就很不爽——這是他的！

漠沒好氣地把手打掉，就只有莫爾這個神經病才會覺得他這個一個大男人會被覬覦。

「我說真的！你不知道自己的背多——」

不等莫爾說完，漠馬上伸手捂住他的嘴，他說出來的話肯定不能在這種公開場所給人聽的。莫爾樂了，這種掙扎就像抓著貓咪要埋牠的肚子，貓咪不肯，前腳伸出來使勁阻止主人。

想想就覺得可愛，莫爾嘴角愉悅地彎起，手正準備抓住漠的手繼續跟他玩，他卻突然抬頭看著某個方向。

漠因為莫爾突然安靜下來跟著看過去，他的五感沒有純血好，但能讓莫爾停止對自己的調戲，那表示有事發生了，而且還很不妙。

「血的味道。」

莫爾皺起眉頭，這麼遠都能聞到血味，出血量肯定很驚人，一個人、兩個人……應該不只。

「嘖！那群廢物到底除了製造麻煩還會做什麼？」

漠看到同條街的幾組巡邏成員往那個方向過去，看了一眼莫爾，詢問他們是否該跟上。

莫爾抓了抓脖子，挺想讓低能的吸血鬼去死，但出事的是他們這條街，有問題他們還是得負責。

「煩死了——走！那些傢伙到底是怎麼狩獵的，這麼爛還敢出來丟人現眼！」

聽到狩獵，漠的眉頭皺了起來，他不喜歡這個詞。

說的好像人類是低於吸血鬼的生物，只是吸血鬼的食物。

他也想起他們處理過多少案件，吸血鬼不是因為餓而襲擊人類，有些是為了好玩，看弱小的人類在他們手下害怕，又或是被吸血鬼的美貌吸引，露出癡迷的表情任他們吸血——人類就是這麼容易勾起上位者的征服感與嗜虐心。

最後不管如何，人類就會像個玩膩的布娃娃一樣，殘破的身軀丟在鮮豔的血泊中失去溫度。

弱小、愚昧、恐懼、毫無抵抗之力。

在吸血鬼眼中，他們人類就是這樣的吧。

周圍的人們還在狂歡，莫爾先走在前頭穿過人群，漠停下腳步，人們的熱鬧突然感覺不到，他覺得世界安靜了下來。

他替人類感到悲哀，但他卻也已經不是「人類」，是個身體流著一半他最痛恨的吸血鬼血液的混血。身體會無法控制吸血的本能和衝動，他不能走在陽光下，外貌的成長速度也慢了下來。

漠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掌，他的同類已經不是人類，卻也不是吸血鬼。有些純血看不起混血，他也不想像被歸類在吸血鬼那一方。

——他是誰？

漠覺得自己站在了一個灰色空間，人們在享受嘉年華，他卻無法融入。

現在還要跟著吸血鬼去看吸血鬼怎麼襲擊人類，然後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口頭訓誡讓那些該死的吸血鬼回去反省自己。

哈！真是諷刺！

漠緊握著大砍刀，他有股衝動，他想把這把刀砍掉那些天殺的吸血鬼的四肢，讓他們在地上爬，少用那種高於一等的眼神藐視，然後在他們面前把他們重要的血放光，太吵的話，舌頭就不要了吧。最後穿過他們的心臟，把他們釘在鐘塔下，讓人類看看他們周圍藏了多少這種邪惡的生物。

而他這麼做，肯定會被抓出來，吸血鬼會憎恨他，人類會噁心他。

到頭來他還是一個人。

前方的莫爾好像發現他沒跟上，回過頭想去拉他，漠往後一步——正確來說是被一名小女孩撞到歪了一邊。他低頭一看，女孩搖晃了一下，跟他說聲對不起後很快地跑掉。

漠的眼睛卻驚訝地放大，他不經意地看到女孩的側臉，眼神充滿不敢相信——怎麼會？怎麼可能？

他瞪著快速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耳邊聽到莫爾在叫他，他沒有回應，馬上轉身追著女孩。

「漠！？」

漠撥開擁擠的人群，靜止的空間湧入了聲音和顏色，女孩的個子嬌小，可以輕易地在大人間穿梭。漠一直盯著女孩，怕跟丟了她就沒辦法向她問清楚，她是不是、記憶中的……但怎麼可能？

不可能的，這絕對不可能會發生在他的眼前。因為漠見過女孩，她不可能還活著。

記憶中的女孩在自己的眼前大聲地尖叫著，而他躲了起來，從木桶的縫隙中看到她被掏出內臟、被撕成碎塊，隨便地丟在地上任意踩踏。

女孩的長髮揚起，漂亮的琥珀色在燈光照耀下偏金色——就像漠自己的髮色一樣。
他那被吸血鬼殘忍殺害的「妹妹」怎麼可能會在他的眼前？

漠追著「妹妹」追到了好幾個街道外，他知道莫爾一直在後面喊他，語氣也越來越氣急敗壞。莫爾比他還要強大，可是他居然甩開莫爾，追著「妹妹」到了別的區。

人煙稀少的街道，一整排廢棄的公寓，路邊的瓦斯燈壞了好幾個，根本沒辦法揮開陰冷的空氣。

最後她停了下來，漠也停下腳步。
漠拿掉臉上的面具，想出聲喊看看眼前是不是真的人，但他張了張嘴卻一點聲音也出不來。
他不是真的啞巴，難道是因為太久沒使用，所以忘了怎麼出聲嗎？
漠焦急了起來，他要確認、他必須要確認！
他在回想著如何發出聲音，也回想著妹妹的名字。
漠按著喉嚨，像是無法呼吸的魚，在岸上絕望地掙扎。

「妹妹」轉過了身，歪頭對漠一笑。
漠往前一步伸出手，卻看到眼前的「妹妹」的脖頸突然往旁邊歪斜，像是被外力扭曲成詭異的角度，接著她頸子上的大動脈被扯撕出一大口子，噴灑出的鮮血濺上了漠伸出去的手。

「哥哥……為什麼……」
女孩的臉色慘白，腦袋垂在一邊，黑色的眼睛無神地望著漠，一張嘴血就從嘴裡湧出，血慢慢地流到了漠的腳邊。
「為什麼你還活著……好痛喔、我好痛……你為什麼沒跟著我一起死……」
漠的臉色比以往還要蒼白，他搖搖晃晃地往前一步，鞋底黏膩的感覺令他掛在臉上的「面具」破裂開來，露出他真實的情緒，痛苦、悲傷、迷茫。

「好痛喔……好痛喔……」
漠想跟她說不痛了，哥哥在這，哥哥抱抱……等等帶你去後院盪鞦韆好不好？

「好冷又好痛……哥哥……你一直看著……」
女孩瞪大了眼睛，尖銳的叫聲刺耳地劃破夜晚，刺進他的耳膜，高頻率的聲音令腦袋發疼。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漠的眼眶慢慢地起了水霧，他也想問為什麼？
他為什麼還活著，變成了現在這副模樣，他為什麼那一晚躲起來沒有一起去死？
為什麼吸血鬼找到他卻不殺了他，讓他活著，成了吸血鬼的禁臠，還變成混血，苟延殘喘的活在這世界上？

都是那個吸血鬼……一切都是莫爾——莫爾留下他，不准他逃、不准他死，耳邊總是能聽到他喊著「你是我的！不准離開我！」

他明明是自己的，他不屬於誰。想要去哪就去哪，不應該被禁錮在誰的身邊。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好痛苦……好痛苦啊……

「漠！」

莫爾從不知道漠的速度有那麼快，但漠的反應太異常，心頭突然感到不安，最終莫爾還是追到了人，抓住他的手，入手是一片冰涼。

「你到底怎麼了？」

漠站在空無一人的街道，被他拉住了手也毫無反應，急得莫爾把人轉過身看到底發生什麼事，結果被他的眼神給嚇到。

——比起以往更加絕望、更令人發寒的黑色瞳孔。
他看不到一絲光芒，像是失去了生存的慾望。

「漠！你給我醒醒！」

莫爾握著漠的肩膀搖晃，他像是被晃回了神智，慢慢抬頭和莫爾的視線對上。

「你看到什麼了？為什麼突然跑起來！」

漠抿緊唇不回應，莫爾這時候真是恨死他的啞巴無語。

「……算了，先回去吧。這邊不好說話。」

莫爾不打算把人留在這裡繼續問話，他總覺得這邊有什麼東西在虎視眈眈，怪讓人不舒服的。

漠被拉著離開，他回頭看著「妹妹」站在原處，臉上的泣血令他心臟一痛，然後他越離越遠，直到黑暗吞噬了她。

◆ ◆ ◆ ◆ ◆ ◆

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屋子，外面的月亮高高掛著，屬於吸血鬼的夜晚才剛到最熱鬧的時刻。
莫爾稍微扯鬆了領口，走到窗戶邊把窗簾打開，回過頭還在念著漠這樣隨便亂跑，跑丟了怎麼辦。

「都已經過多久了，你不會還想跑吧？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我可不准你輕易離開我的視線，不准逃！」

不准逃！

「你身邊只有我，也只能有我，你還想去找誰？」

只剩他了。

漠拖動著大砍刀，往前靠近莫爾，他似乎察覺到異樣回頭，看到漠舉起刀往他劈過來，臉色一變，往旁邊閃躲，刀砍進了窗台，木屑飛濺。

「漠！？」

莫爾轉身再一次迴避拔起後再揮過來的砍刀，他撞倒茶几和小櫃子，把花瓶碰倒在地，地毯被弄濕，漠失去光芒的雙眼看過來，拖著刀像是索命的屠夫。

都是你。

莫爾躲了幾次，在客廳跟漠轉起圈圈，漠的行為太怪異，好像被抓走靈魂，只剩個空殼在行動。他在思考到底他追丟漠的那一點時間能發生什麼事，一分心腳跟撞到倒下來的櫃子，往後一倒，漠的大刀跟著過來刺穿了他的肩膀把他釘在地上。

「嘶……哈哈，還真痛。」

漠握著刀一點一點地把莫爾壓在地上，鮮血從他刺穿的洞流出。月光下，血與白光，成了一幅詭異的畫。

他有多少次幻想過把莫爾殺死，可是現在真的把他壓在身下，漠卻感受不到喜悅。

莫爾把手伸過來抓著刀身，漠看著吸血鬼的臉上露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笑，跟往常很像，可是漠卻從中看出了一絲悲傷和解脫。

「想殺我嗎，漠。或許我把你帶在身邊等著的就是今天。」

漠睜大了眼睛，他一直以為莫爾把他留下是想當作玩具或是食物，不然把一個憎恨吸血鬼的人帶在身邊，這不是腦子壞了嗎？

「我知道你恨我，也希望你能一直恨著我，這樣就算我真的死了……你也會記得我。」

漠被莫爾說的話拉回了一些神智，他在思考莫爾說的到底是什麼歪理。就算被恨，恨到要殺死他，也要記得他，這樣說的好像、好像是——

「或許對我來說這樣就夠了。」

莫爾拉著漠的手讓他拔開，然後往心臟的位置對準後刺深一點。

「這個世界上就只剩你記得我，只有你是我最……」

漠頓住，本來施加在刀上的力量突然鬆了。

是呢，這世界上，只剩自己記得他，也只剩莫爾記得自己。

認識他的人早已不存在，記憶中父母喚他本名的聲音，只剩下淒厲的叫聲和一片鮮紅。

後來莫爾帶他離開，給了他新的名字。

即使是沒有經過他同意就取的名字，然後他就一直喊著「漠」，一直一直喊了無數次，他似乎也開始認定自己是「漠」。

名字那麼重要，是建立人跟人之間的樞紐。他早已經沒有歸屬的地方，屬於人類的那一部分早跟著死去。

莫爾讓他活過來，給了他混血的新身分，給了他名字……如果他現在殺了莫爾，那自己是不是又會一無所有？

——沒有人記得他，沒有人會呼喊他……沒有人會抱緊他。

莫爾讓他永遠記得，但是誰來記得「漠」？

本來莫爾想坦蕩地迎接死亡，卻感覺漠沒有動作而感到疑惑地抬頭，突然有液體滴落在臉上，他順著往上看，表情變得錯愕和茫然。

「漠？」

一聽到聲音，漠緊咬著牙關，卻無法控制從眼眶湧出的眼淚。

他不想那麼沒用，僅僅是意識到莫爾在叫他，就從心底深處由衷地感到喜悅。

越是不想，眼淚掉得越兇。

莫爾拔開大砍刀坐起來，漠順勢地放開，頭低垂下來，看到自己的眼淚落在莫爾的身上。他伸手要抹去這令人羞恥的眼淚，莫爾的手就伸過來把自己拉向他。

莫爾雖然暫時只剩一隻手能動，但還是能把漠壓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抱緊。

「你、你怎麼哭了？」

莫爾的聲音聽上去顯得很驚慌失措，漠想想也是，他從來沒有在莫爾面前哭過，這大概是他情緒最外露的一次。

他不想解釋，也不想讓莫爾知道，他從頭到尾都經歷了多少的起起伏伏，而且都是因為他。

莫爾結結巴巴地安慰著，漠把臉埋在他的肩膀，突然想笑。

一開始箭弩拔張的氣氛變成了笨拙的相擁安慰，這整個事情到底是怎麼發展過來的？

他的眼淚停不下來，眼眶發熱，後腦杓被莫爾來回撫摸。

「你到底怎麼了……今晚你一整個莫名其妙？唉，別哭了啦……」

漠也想說莫名其妙，他為什麼要哭成這樣還要被根本不是安慰的安慰給安撫下來。

他抓著莫爾胸口的衣服，覺得自己有夠蠢。

『太好了。』

漠僵住，他微微抬起頭，看到蹲在莫爾身後和他近距離對上眼的女子。

她在月光下顯得很透明，有種朦朧感，像是不存在的實物，她卻伸手摸了摸漠的頭，微微一笑後站起身，黑色的長捲髮從肩膀滑落。

『哭出來就好了，這樣以後也有人安慰你了。』

漠張了張嘴，女子看到口型後，眉眼彎起笑得很溫柔，她把身上白色裙子的皺褶順平，往後退了幾步，伸手把躲在陰影的妹妹牽出來，漠感覺自己眼淚又要停不下來。

『對不起啊，那孩子這樣嚇到你。本來只是想來看你，好好地見你一面。』

妹妹抓著女子的裙子不敢露面，被女子推了一把才探頭出來。

『跟哥哥說對不起。』

『哥哥對不起……』

沒關係，沒關係的……

莫爾被他突然哭得喘不過氣嚇死，單手捧著他的臉，舔去他臉上的淚痕，然後把他抱緊。

漠卻一直盯著莫爾的背後，他看到還有一名慢慢走過來的男子，帶著無奈的表情攬著女子和女孩，他們三人站在窗前一起看向他。漠呆呆地看著他們，在想自己到底是看到的是幻覺還是真的。

『不是你的錯，也不是他的錯。』

男子對著莫爾搖搖頭，女子接著開口。

『遇上這種事讓你難受了，不過我很感謝他讓你活著。』

『現在你也長大了，變成一個男子漢了。這一次哭過以後，可不要——』

『親愛的，長成了男子漢就不能哭是什麼道理，看他現在都像個悶葫蘆了！』

『咳、好吧……總之，好好生活。』

『媽媽希望你幸福快樂。』記憶中的媽媽和眼前的女子重合了。

『爸爸祝你一切順利。』爸爸也帶著自己熟悉的笑容。

『哥哥、我等你再跟我去盪鞦韆！』妹妹抱著媽媽的手對他燦爛一笑，不是那副悽慘模樣。

「漠？」

他被捧著臉對上莫爾滿是擔心的雙眼，淚水使眼前模糊，唯獨這雙鮮紅的眼清晰可見。

漠再看向窗邊，只剩月光下漂浮的光點。

莫爾依然喊著他，等著他的回應，他下意識地回抱住莫爾。

吸血鬼的體溫有點涼，一點都不溫暖。

他卻感到安心，不知道是身上的味道很熟悉，還是其他什麼。

這一晚真的很荒唐，他看到了已經死去的家人的鬼魂；他還對莫爾動手，卻突然發覺莫爾對他、他對莫爾的某些重要性。

漠感到頭暈，他閉上眼把自己埋進莫爾的頸窩，意識慢慢飄遠。

他好累，那些都等他醒來以後再去思考吧。